墨莊漫録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本朝能書，世推蔡君謨，然得古人玄妙者，當遜米元章，米亦自負如此。嘗有《論書》一篇，及《雜書》十篇，皆中翰墨之病。用雞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，蓋米老得意書也。今附於此。

《論書》云：歷觀前賢論書，徵引迂遠，比況奇巧，如龍跳天門，虎臥鳳闕，是何等語？或遣辭求工，去法愈遠，無益學者。故吾所論，要在人人，不為溢辭。吾書小字行書，有如大字，惟家藏真跡跋尾，間或為之，不以與求書者。心既註之，隨意落筆，皆得自然，備其古雅。壯歲未能立家，人謂吾書為集古字，蓋取諸家長處，總而成之。既老始自成家，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。江南吳　　、登州王子韶，大隸題榜有古意，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。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，及手書大字，更無辯。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，雲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，謂尹知也。老杜作《薛稷惠普寺詩》云：「郁郁三大字，蛟龍岌相纏。」今有石本，得而視之，乃是勾勒倒收，筆鋒畫畫如蒸餅，普字如人握兩拳，伸臂而立，醜怪難狀。以是論之，古無真大字明矣。葛洪天臺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，古今第一。歐陽詢道林之寺，寒儉無精神。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，費盡筋骨。裴休率意寫碑，乃有真趣，不陷醜怪。真字甚易，惟有體勢難為，不如畫算勻而勢活也。字之八面，惟尚真楷見之，大小各自有分。智永有八面，已少鐘法，丁道護、歐、虞始勻，古法亡矣。柳公權師歐，不及遠甚，而為醜怪惡劄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書。唐官告在世，

為褚、陸、徐嶠之體，殊有不俗者。開元以來，緣明皇字體肥俗，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。經生字亦自此肥。開元以前古氣，無復有矣。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，甚失當。徐浩大小一倫，是猶吏楷也。僧虔、蕭子雲傳鐘法，與子敬無異，大小各有分，不一倫。徐浩為真卿辟客，書韻自張顛血脈來，教顏大字促令小，小字展令大，非古也。石刻不可學，但自書使人刻之，已非己書也，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。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，故會主人意，修改波撇，致大失真。惟吉州廬山題名，題訖而去，後人刻之，故皆得其真，無做作凡俗差佳，乃知顏出於褚也。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，與《郭知運爭坐位》帖，有篆籀氣，顏傑思也。柳出歐陽，為醜怪惡劄之祖，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，蓋緣時君所好。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。筋骨之說出於柳。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，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。凡大字要如小字，小字要如大字，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，其後經生祖述，間有造妙者。大字如小字，未之見也。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，字愈無筋骨神氣，作圓筆頭如蒸餅，大可鄙笑。要須如小字，鋒勢備全，都無刻意做作乃佳。自古及今，余不敏實得之。榜字固已滿世，自有識者知之。石曼卿作佛號，都無回互轉摺之勢，小字展令大，大字促令小，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。蓋字自有大小相稱。且如寫太一之殿，作四窠分，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，以對殿字乎？蓋自有相稱大小，不當展促也。予嘗書天慶之觀，天之二字皆四筆，慶觀多畫在下，各隨其相稱寫之，掛起氣勢自帶過，皆如大小一般，雖真有飛動之勢也。書至隸與大篆，古法大壞矣。篆籀各隨字形大小，故百物之狀，活動圓健，各各自足。隸乃始有展促之勢，而三代法亡矣。

其《雜書》十篇云：歐、虞、褚、柳、顏，皆一筆書也，安排費工，豈能垂世？李邕脫子敬體，乏纖濃。徐浩晚年用力過，更無氣骨，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。董孝子不空，皆晚年惡劄，全無妍媚。此自有識者知之。沈傳師變格，自有超世真軌，徐不及也。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，唐人無出其右，為司馬系南嶽真君觀碑，極有鐘王軌轍，餘皆不及矣。智永臨集書《千文》，秀潤圓勁，八面具備，有真跡自顛沛字起，在唐林夫處，他人收不及也。

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，今不知存否。文公學楊凝式書，人鮮知之。予語其故，公大賞其見鑒。

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關蔚宗二十年前書，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。智永硯心成臼，乃能到右軍；若穿透，始到鐘繇也，可不勉之！

一日不書便覺思澀，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。因思蘇之才《桓公至洛帖》，字字用意相

鉤連，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。若旋安排，即虧活勢耳。

字要骨格，肉須裹筋，筋須藏肉帖，乃秀潤。在布置穩不俗，險不怪，老不枯，潤不肥，變態貴形不貴苦，苦生怒，怒生怪，貴形不貴作，作入畫，畫入俗，皆字病也。

顏魯公行字可教，真便入俗品萬等。古人書不如此學。吾家多小兒，作草字，大段有意思。

「少存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」，茲古語也。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，書法自此差進，寫與他人卻不曉。蔡元度見而驚曰：「法何太遽異耶？」此公亦具眼人。章子厚以真自名，獨稱吾行草，欲吾書如排算子，然真草須有體制，乃佳耳。

薛稷書慧普寺，老杜以謂「蛟龍岌相纏」。今見其本，乃如奈重兒擡蒸餅勢，信老杜不能書也。學書須得趣，他好俱忘乃入妙；別為一好縈之，便不工也。

海嶽以書學士召對，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，海嶽各以其人對曰：「蔡京不得筆，蔡卞得筆而少逸韻，蔡襄勒字，沈遼排字，黃庭堅描字，蘇軾畫字。」上復問：「卿書如何？」對曰：「臣書刷字。」

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，鑒裁精高，翰墨場中，當推獨步。平生所書，遍於天下，石刻中如《青州南陽石橋記》、《鄧縣京觀記》、《無為軍天王記》、《漣水軍》數碑，皆遠追鐘、王，寧獨今人所難，唐人亦鮮及也。蔡天啟為公墓誌云：舉止頡頏，不能與世俯仰，故仕數困躓。冠服用唐人規制，所至人聚觀之。性好潔，置水其旁，數頩而不說，未嘗與人同器。視其眉宇軒然，進趨襜如，音吐鴻暢，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。云云。此迨實錄云。

《松陵唱和》皮日休《新秋即事》云：「酒坊吏到常先見，鶴俸符來每探支。」註云：「吳都有鶴料案。」殊未詳鶴俸之說。曾文彥和，博學之士也，知滁州，有《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》云：「謫守淒涼臥郡齋，夫君失意偶同來。海邊故國渺何許，城上新樓空幾回。寧羨一囊供鶴料，會看千里躍龍媒。清吟未免縈機慮，只恐飛鷗便見猜。」註云：「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，今歲敕頭所得止此。仲美省試下，故云。」彥和用事必有所據，當更考之。又宋宣獻有《送黃秘丞倅蘇臺》云：「鶴料署文移，鴈場收賦算。」此宣獻用皮日休所雲吳郡事也。

蔡仍子因之妻，九院王家女也。忽患瘵疾，沉綿數年，既死，已就小斂。時上皇宮中聞之，曰：「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，今雖已死，試令救之。」因命中使馳賜一粒。時息氣已絕，乃強灌之，須臾遂活，數日後而安，但齒皆焦落，後十五年方死。

宋景文公詩曰：「蟹美持螯日，魴甘抑鮓天。」用楊淵《五湖賦》云：「連瓶抑鮓。」

蔡丞相確持正，常有治命遺訓云：「吾沒之後，斂以平日閑居之服，棺但足以周衣衾，作壙不得過楚公，葬時制。棺前設一坐，陳瓦器，以衣衾巾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。自初斂至於祖載襄葬，悉從簡質，稱吾平生。毋煩公家，毋幹恩典，毋受賻遺，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，但刻石云『宋清源蔡某墓』，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。夫達人君子，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，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，超然自得，與道消息，生以形骸為寓，死奚丘壟之念哉！吾雖鄙薄，亦粗聞大道之方矣，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，則必傷汝曹之意，又幹矯俗之稱，故命送終聊為中制，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；遠尚及見吾墓道之石，足以伸敬，如是而已。汝曹其遵吾言，慎勿易也。」其字畫清勁，高如六朝人書，其言可法也。又有《雜書》一篇云：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，布衣蔬食，誌趣超然。其仕雖不達，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。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，每為公言。潁川陳氏，公慚卿，卿慚長，以德不以位也。在建陽八年，去日不賚一串茶。邑人思公，至今不衰。致仕居貧，以席蔽戶，誦詠猶不倦。其清白淳亮，甘貧樂道，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，則善矣。楚公名黃裳，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，忠懷公之父也。

文潞公為相日，赴秘書省曝書宴，令堂吏視閣下蕞草，乃公往守蜀日，以此草寄植館中也。因問蠹出何書，一坐默然。蘇子容對以魚豢《典略》，公喜甚，即借以歸。

主帥取青唐時，大軍始集下寨，治作壕塹，鑿土遇一壙，得一琉璃瓶，瑩徹如新，瓶中有大髑髏，其長盈尺，瓶口僅數寸許，不知從何而入。主帥命復瘞之，斯亦異矣。

近世墨工多名手。自潘谷、陳瞻、張谷名振一時之後，又有常山張順、九華朱覲、嘉禾沈珪、金華潘衡之徒，皆不愧舊人。宣、政間如關珪、關瑱、梅鼎、張滋、田守元、曾知微，亦有佳者。

唐州桐柏山張浩制作精緻，膠法甚奇。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斤，遂壓京都之作矣。

前日數工所制好墨者，往往韜藏，至今存者尚多。予舊有此癖，收古今數百笏，種種有之。渡江時，爲人疑篋之重，以爲金玉，竊取之，殊可惜也。今尚餘一巨挺，極厚重，印曰「河東解子誠」，又一圭印，曰「韓偉昇」，膠力皆不乏，精采與新製敵，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。

士大夫留意詞翰者，往往多喜收蓄，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，嘗著《破墨癖說》，云：

客有出墨一函，其製爲壁、爲丸、爲手握，凡十餘種，一一以錦囊之，詫曰：「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。絕世後二十年，乃有李承晏。又二十年，有張遇。自是墨無繼者矣。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，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，書碑銘，法當賜黃金，或天子寵異，則以此易之。」

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，不敢議。既而私怪予用薛安、潘谷墨三十餘年，皆如吾意，不覺少有不足，不知所謂廷珪墨者，用之當何如也。

他日，客又出墨。余又請，其說甚辯。余曰：「噓，余可以不愛墨矣。且子之言曰：『吾墨堅，可以割。』然余割當以刀，不以墨也。曰：『吾墨可以置水中，再宿不腐。』然吾貯水當以盆甕，不用墨也。」客復曰：「余說未盡，凡世之墨，不過二十年，膠敗，輒不可用。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。」余曰：「此尤不足貴。余墨當用二三年者，何苦用百年墨哉？」

客辭窮，曰：「吾墨得多色，凡用墨一圭，他墨兩圭不迨。」余曰：「余用墨，每一二歲，不能盡一圭，往往失去，乃易墨，何嘗苦少墨也！唯是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。」

客心欲取勝，曰：「吾墨黑。」余曰：「天下固未有白墨。雖然，使其誠異他墨，猶足尚。」乃使取硯，屏人，雜錯以他墨書之，使客自辨，客亦不能辨也。因恚曰：「天下奇物，要當自有識者。」余曰：「此正吾之所以難也。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爲玉，魚目之所以不可爲珠者，以其用之不異也。今墨之用在書，苟有用於書，與凡墨無異，則亦凡墨而已焉，烏在所寶者？嗟乎，非徒墨也，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，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，吾安可以不辨于墨！」

文叔詞翰之好，乃不喜于墨，此不可曉，故併載之。

近時士大夫學佛者，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跡者，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，乃望無上菩提，吾之未信。梁武帝之奉佛，可謂篤矣，至舍身為寺奴，宗廟供面牲；乃築浮山堰，灌壽春，欲取中原，一夕而殺數萬人，其心豈佛也哉！

揚州呂吉甫觀文宅，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。在唐為法雲寺，有雙檜存焉，猶當時物也。劉禹錫有詩云：「雙檜蒼然古貌奇，含煙吐霧郁參差。晚依禪客當金殿，初對將軍映畫旗。龍象界中成寶蓋，鴛鴦瓦上出高枝。長明燈是前朝焰，曾照青青年少時。」吉甫家居時，檜尚依然。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：「故跡悲涼古木奇，相公庭下蔚相差。霜根半露出林虎，畫影全舒破賊旗。寶界曾回鋪地色，節旄遠映插雲枝。劉郎風韻知誰敵，儒帥端能表異時。」建炎兵火，樹遂亡矣。予後到鄉里，訪其遺跡，不可得矣。

李端叔云：《樂毅論》，高紳為湖北轉運使，道中聞砧聲清遠，因視之，乃《樂毅論》石刻覆於下也，而已斷裂矣。遂載歸，完理緝綴，櫝以木箱，所可辯者如此。故世之傳布，皆止於海字，則其碎而不可緝者，良可惜也。端叔之說如是。予又嘗見一本，在章申公家，聞今尚存，是唐人臨本，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，或別本也。

白樂天作《長恨歌》，元微之作《連昌宮詞》，皆紀明皇時事也。予以為微之之作，過白樂天之歌。白止於荒淫之語，終篇無所規正。元之詞乃微而顯，其荒縱之意皆可考；卒章乃不忘箴諷，為優也。其詞有云：「上皇正在望仙樓，太真同憑欄桿立。樓上樓前盡珠翠，炫轉熒煌照天地。」又云：「初過寒食一百六，店舍無煙宮樹綠。夜半月高弦索鳴，賀老琵琶定場屋。力士傳呼覓念奴，念奴潛伴諸郎宿。須臾覓得又連催，特敕街中許然燭。」又云：「飛上九天歌一聲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逡巡大遍梁州徹，色色龜茲轟錄續。李謨擫笛傍宮墻，偷得新翻數般曲。」又云：「平明大駕發行宮，萬人鼓舞途路中。百官隊仗避岐薛，楊氏諸姨車鬥風。明年十月東都破，御路猶存祿山過。」云云。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，陷東京，則幸連昌時，乃十三載也。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，百司供頓亦擾矣。念奴，名妓也。帝歲幸華清，時巡東洛，有司潛遣隨行，以備宣喚。而每為諸王所邀致，方寒食火禁，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，聲聞於外。遣中官傳呼，追覓念奴，特呼然燭於街衢，呼叫於靜，皆不可以訓。既終夕喧樂，黎明，六飛又復西去，王者慎動，當如是乎？此書深譏其荒淫無度也。是歲帝年七十一，而太真年三十六矣。然考之本紀，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，豈史逸耶？微之去天寶不遠，必不鑿空而雲也。李謨擫笛字，《玉篇》云：擫，烏協切，指按於笛而雲擫，此字之妙也。

世俗以「阿阿」「則則」為嘆息之聲，李端叔云：楚令尹子西將死，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，子玉直則則，於是遂定。昭奚恤過宋，人有饋彘肩者，昭奚恤阿阿以謝。爾後「阿阿」「則則」更為嘆息聲，常疑其自得於此。

李文叔嘗有雜書，論左、馬、班、范、韓之才，云：

司馬遷之視左丘明，如麗倡黠婦，長歌緩舞，間以諧笑，傾蓋立至，亦可喜矣。然而不如絕代之女，方且却鉛黛，曳縞紵，施帷幄，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，使淫夫穴隙而見之，雖失氣疾歸，不食以死，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。

班固之視馬遷，如韓、魏之壯馬，短鬣大腹，服千鈞之重，以策隨之，日夜不休，則亦無所不至矣。而曾不如騶褭之馬，方且脫驤逸駕，驕嘶顧影，俄而縱轡一騁，千里即至也。

范曄之視班固，如勤師勞政，手胝簿版，口倦呼叱，手舉縷詰，自以爲工，不可復加，而僅足爲治。曾不如威健之吏，不動聲色，提一二綱目，羣吏爲之趨走，而境內晏然也。

韓愈之視班固，如千室之邑，百家之聚，有儒生崛起於蓬蒿之下，詩書傳記，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。忽遇夫奕世公卿、不學無術之子弟，乘高車、從虎士而至，雖顧其左右，偃蹇侮笑，無少敬其主之容，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。

又，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，云：

余嘗與宋遐叔言，孟子之言道，如項羽之用兵，直行曲施，逆見錯出，皆當大敗，而舉世莫能當者，何其橫也！左丘明之于辭令亦甚橫，自漢後千年，唯韓退之之于文，李太白之于詩，亦皆橫者。近得眉山《箕箇谷記》、《經藏記》，又今世橫文章也。夫其橫，乃其事得而離俗、雜畦徑間者，故衆人不得不疑，則人之行道文章，政恐人不疑耳。

七言絕句，唐人之作，往往皆妙。頃時王荊公多喜為之，極為清婉，無以加焉。近人亦多佳句，其可喜者不可概舉。予每愛俞紫芝秀老《歲杪山中》云：「石亂雲深客到稀，鶴和殘雪在高枝。小軒日午貪濃睡，門外春風過不知。」舒亶信道《村居》云：「水繞陂田竹繞籬，榆錢落盡槿花稀。夕陽牛背無人臥，帶得寒鴉兩兩歸。」崔鷗德符《秋日即事》云：「秋草門前已沒鞾，更無人過野人家。離離疏竹時聞雨，淡淡輕煙不隔花。」

又《黃州道中》云：「莫愁微雨落輕雲，十里長亭未墊巾。流水小橋山下路，馬頭無處不逢春。」劉次莊中叟《桃花》云：「桃花雨過碎紅飛，半逐溪流半染泥。何處飛來雙燕子，一時銜在畫梁西。」僧如璧德操《偶成》云：「松下柴門晝不開，只有蝴蝶雙飛來。蜜蜂兩脾大如璽，應是山前花又開。」吳可思道《病酒》云：「無聊病酒對殘春，簾幕重重更掩門。惡雨斜風花落盡，小樓人下欲黃昏。」又《春霽》云：「南國春光一半歸，杏花零落淡胭脂。新晴院宇寒猶在，曉絮欺風不肯飛。」趙士㦷才孺《登天清閣》云：「夕陽低盡已西紅，百尺樓高萬里風。白髮年年何處得，只應多在倚欄中。」李忱去言《春晚》云：「花瘦煙羸可奈何，不關渠事鳥聲和。無人掃地驚分付，闕二字。輕紅上碧莎。」趙箎之子雍《春日》云：「拂床欹枕晝初長，好夢驚回燕語忙。深竹有花人不見，直應風轉得幽香。」曾紆公袞《江樾軒書事》云：「臥聽灘聲流，冷風淒雨似深秋。江邊石上烏桕樹，一夜水長到梢頭。」胡直孺少汲《春日》云：「風雲吹絮柳飛花，睡起鉤簾日半斜。四海隨人雙燕子，相逢處處作生涯。」曾繹仲成《還家塗中》云：「疏林殘嶺起昏鴉，臘盡行人喜近家。江北江南春信早，傍籬穿竹見梅花。」劉無極希顏《漾花池》云：「一池春水綠如苔，水上新紅取次開。閑倚東風看魚樂，動搖花片卻驚猜。」王銍性之《山村》云：「家依溪口破殘村，身伴渡頭零落云。更向空山拾黃葉，姓名那有世人聞。」陳與義去非《秋夜》云：「中庭淡月照三更，白露洗空河漢明。莫遣西風吹葉落，只愁無處著秋聲。」如此之類甚多，不愧前人。

東坡作《梅花詞》云：「高情已逐曉雲空，不與梨花同夢。」註云：「唐王建有《夢看梨花雲詩》。」予求王建詩，行世甚少，唯印行本一卷，乃無此篇。後得之於晏元獻《類要》中，後又得建全集七卷，乃得全篇。題雲《夢看梨花雲歌》：「薄薄落落霧不分，夢中喚作梨花云。瑤池水光蓬萊雪，青葉白花相次發。不從地上生枝柯，合在天頭繞宮闕。天風微微吹不破，白艷卻愁春浣露。玉房彩女齊看來，錯認仙山鶴飛過。落英散粉飄滿空，梨花顏色同不同。眼穿臂短取不得，取得亦如從夢中。無人為我解此夢，梨花一曲心珍重。」或誤傳為王昌齡，非也。

《瘞鶴銘》，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，惟冬序水退，始可模打。世傳以為王逸少書，然其語不類晉人，是可疑也。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，或是況所作，然亦未敢以為然也。予嘗以窮冬至山中，觀銘之側，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，字畫差小於《鶴銘》，而筆勢八法，乃與《瘞鶴》極相類，意其是瓚所書也。因摸一本以歸，以示知書者，亦以為然。其題雲《冬日與群公泛舟此山》：「江水初不凍，今年寒復遲。眾芳且未歇，近臘仍袂衣。載酒適我情，興來趣漸微。方舟大川上，環酌對落暉。兩片青石棱，波際無因依。三山安可到，欲到風引歸。滄溟壯觀多，心目豁暫時。況得窮日夕，

乘槎何所之。謫丹陽功曹掾王瓚。」今此刻亦漸漫漶，尚可讀也。有好事者，當試求之，以驗予言之或是也。

應劭《漢官儀》曰：「周澤為太常齋，有疾，其妻憐其年老，窺內問之。澤大怒，以為幹齋，遂收送詔獄自劾。論者譏其詭激，時諺云：生世不諧為太常妻，一歲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齋，一日不齋醉如泥。」予觀稗官小說，乃得其說云：南海有蟲無骨，名曰泥，在水則活，失水則醉，如一堆泥然。後又讀《五國故事》云：偽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，因醉屢殺大臣，以銀葉作杯，柔弱為東的瓜片，名曰醉如泥。酒既盈，不可置杯，唯盡乃已。蓋取此義也。

韓維持國詩格甚奇，如《寄范德儒》云：「睥睨峰高回過雁，琵琶宵寂語流鶯。」《和兄康公罷相》云：「移病早休丞相筆，坐闕。猶著侍臣冠。」《和曾存之》云：「自愧效陶無好語，敢煩淩杜發新章。」皆佳句也，恨世少傳者。

曾誠存之，元符間任館職，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。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者，以煙濃近侍香為韻。存之得濃字，賦詩云：「俯仰佳人看墨蹤，和研親炷寶熏濃。詩情過筆當千里，妙思凝香欲萬重。山盎泄雲傾白酒，越羅沾露邑黃封。從來粉黛宜燈燭，妙手憑誰寫醉容。」又有《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》云：「寶檻淩雲結綺高，小奩爭巧暮分曹。春蔥細撚龍香撥，秀頸偏明邏逤槽。牛既寫形呈粔籹，馬軍馳酒送蒲萄。淚珠散作人間露，最覺更闌潤錦絳。」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駙車過從宴飲，真太平盛事也，其後禁之。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，嘗竄均州矣。後復與諸名士遊，蓋風流好事，不忘於情，寧獲譴戾，是可尚也。故事：西京每歲貢牡丹花，例以一百枝，及南庫酒賜館職，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：「憶將南庫官供酒，共賞西京敕賜花。白髮思春醒復醉，豈知流落到天涯。」

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，筱本叢生，相傳云古冢也。舊有碑，其文云：「五百年刺史，為吾守墓。」以此前後相承，皆畏而不敢慢。紹聖元年，齊安孫賁公素為守，問之，左右以是對。公命毀去之，官吏大恐，闔府叩頭以諫。公曰：「藉令土中有賢者骨，當以禮法遷之。」乃為文自祭而除之，斸深丈餘，了無他異。但有二石峰，長五六尺，堅瘦沍潤。又有大木之根，蟠踞其下，群疑遂定。石上有刻云：「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。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處得二石，刺史季闕。題。」又刻云：「開寶七年，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，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。刺史慎知禮題。」時公方修州治南韶光園，重建清泠臺，堂成，乃移二石於堂下，名曰雙石。嗟乎，慎公移石，去季公之得石凡九

十七年；公素之破疑冢出石，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。物之顯晦，抑自有數，第不知峨嵋之廢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。公素一旦戲笑為之，遂釋千百年之惑。張蕓叟有詩云：「芝蘭雖好忌當門，何況庭前惡土墩。畚鍤才興雙劍出，狐貍盡去老松蹲。百年守冢真堪笑，一日開軒亦可尊。安得擲從天外去，成都石筍至今存。」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。